梦里老家狮子口

方晓蕾

狮子口这个小地方，是镇安县最南边的乡镇达仁镇所在地。镇安县南边有“柴达木”之称谓。柴是柴坪，不仅有个塔云山，还出了个了不得的陈彦；木是木王，有原始森林，有万亩杜鹃，有国家级森林公园。只有达仁什么都没有，不，也有，就是狮子口这个不知所缘的传说。狮子口是我的老家，虽然我16岁就离开了，虽然我不名一文，虽然我一年甚至几年才回去一次，可那儿就是我魂牵梦绕的老家。

有关狮子口，我曾这样写过：商洛最南边是镇安，镇安最南边是达仁。秦岭是很大的山，达仁却是个很小的地方。达仁在秦岭南麓里藏着。有许多藏不住的水从秦岭中流了出来，流过一个地方便有了自己的一个名字。其中一条细细的带子般的小河从秦岭的深山中流了出来，不知其名，过木王坪时，还是小溪，再下，就到达仁了，就叫达仁河。水以镇名为名，镇却不知其名之所名。因这水过旬阳，汇旬河，入汉水，进长江，前途很是远大，人们便叫镇子为达仁河，既是河，又是镇。这镇还有一个小名叫狮子口。达仁在地图上没有名目，狮子口却在地图上标着呢。狮子口的得名，以我的考证，有三个：一是有一个古墓，墓里出了一对颇有年代的石狮子；二是首先到达这个地方的人看到过真狮子；三是这个地方长得像狮子的倾盆大口。三种说法都有佐证。达仁被四山环抱，说什么像什么，像一只狮子口也不为过；这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人烟稀少，至今交通也不发达，很早以前别说有狮子，就是有华南虎也不稀罕；石狮子呢，就立在达仁河的桥头上呢。

名叫狮子口，地方的小你就可想而知了。狮子的口再大又能大到哪里去呢？长不过千米，一支纸烟还没有烧完，你从街头已经走到街尾了。这条街其实也就是一条公路，人家沿公路两边聚而成街。因为是镇安的最南端，也是商洛的最南端，又不在省道边，县上来的公路到此戛然为止，就如一句话后的省略号，达仁是这省略号最末尾的句号。也许不完全是句号，因为还有去往更深的山里更细的路，犹如更细更长的省略号——若省略号有长短粗细的话——这些乡村公路毛细血管般地让狮子口略微有了一些人脉与生机。譬如伸向象园的路，因为那儿产着有名的象园茶，前几年路面就硬化了；譬如越界伸向旬阳小河的路，因为处于“三不管”状态，二十年前就通了，今年才硬化。但正因为有这些不成为路的路，狮子口才成为方圆数十里的中心，才有了政府、机关、商店、学校、邮局等等一切城镇所具有的所有职能和功能。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。狮子口虽山高月小，却自成一个小社会。

我的很多记忆都是狮子口的第一。位于小镇上街头的狮子口大桥1976年通车，结束了小镇与外界隔绝的历史，那年我五岁多；桥的靠山一面有一条很长的水渠，连接着下面的发电站，1980年建成，结束了小镇靠煤油灯照明的历史，那水渠也成了我童年最难忘的去处。沿街而下，是政府，是百货店，是医院，是中学，是邮局……而我当年就读的小学，在街后面的半山坡上，很大的一个院子，俯视着小街。今天的小学更漂亮了，早已迁移到大桥头，旧小学成了敬老院。我的家呢，就在中学的对面，但我常回去的是河对岸那个更远的家。那是一个大院子，邻居阮家有一个漂亮的女孩与我同学，我俩常牵手涉水回家，我俩年轻的心也许有一些触动，但刚刚伸出的触角被更多的向往所淹没。后来，我俩都考上了学，一起离开了狮子口，一时成为狮子口的佳话。她去了西安，上学，工作，为人妻，为人母，一别二十年没有联系了。我偶尔想到她，并心血来潮地写过一篇回忆少年生活，名为《藕断丝连》的散文发在《华商报》上，也不知道她看到没有，反正永无音讯。

最难忘的是狮子口的年。三十年前的狮子口由于交通不便，与外界交流极少，年便是最盛大最令人难忘的节日了。除夕夜是必须守岁的，家家烧着疙瘩火，旺盛而又温暖。正月必定要玩狮子舞龙的。狮子和龙都是用竹子扎的，外面糊着白纸，白纸上画着各色图像，栩栩如生，玩狮舞龙时还有热闹的炮仗，寓意红红火火，这种热闹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以后。伴随这种热闹的还有流水席，狮子口当地也叫磨盘席。磨盘是一种家用器皿，在很早没有机械的时代，磨盘是一个家庭或者一个村庄必备的用具，用来磨面、碾谷子、做豆腐等，非常实用。磨盘是圆的，所谓磨盘席，寓意也是家家户户吃到，团团圆圆，和和美美。它的另一个名字流水席是一样的，既形象又富有寓意。磨盘席一般从德高望重的人家或村主任家吃起，伴随着玩龙舞狮，一直持续到正月十五以后，此时方才过完年。别看这简单的玩龙舞狮和流水席，它是农村一年中最重大的节日，也是农村这个小社会沟通交流的大好时机，以致达到和谐。

最难忘的还有狮子口的社戏。社戏这个词是我抄鲁迅先生的。狮子口的社戏其实就是自编自演的花鼓戏，也有请县剧团来演的折子戏。自编自演的花鼓戏多以当代当地的故事入戏，颇有教育意义。县剧团的折子戏以古装知名剧本为主，例如《九斤县令》《武松打虎》等。那时，农村的文化生活特别匮乏，交通不便的狮子口更是如此，所以县剧团在当地的知名度很高，主角比现在的明星更受当地人欢迎。著名的戏剧家、作家陈彦那时就是县剧团的团长。

我永远不知该怎样来描述狮子口，只好借助长篇《失败书》来说它。在我的思想里，地方有大小之分，但于一个人而言，故乡永远是心灵上难忘的记忆。我的祖辈不停地迁徙，从湖北而镇安，从县城而西口。先辈为了活命，从西口而狮子口，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事了，到我出生的七十年代，方家在狮子口已经有三代人了。我睁开眼看到的是狮子口的山山水水，并且在这儿生活了十六年，这儿是我永远的故乡。无论外界如何喧嚣与热闹，这儿永远给予我心灵上的宁静。

狮子口，这个秦岭深处的小地方，我梦里的老家。

记住乡愁

商洛日报社　主办
商洛市作家协会　协办

白皮松与苍鹭

周婷

早就听说洛南周湾有几棵古老苍劲的白皮松，树上栖息着一群苍鹭。一位摄影的朋友说要去拍鸟，正好一同前往。

那天春光正好，在周湾后山坡上三棵相拥的白皮松的枝丫上，高倍望远镜下：太阳把金黄的光芒涂在苍鹭灰白羽毛上。来得正是时候，幼鸟刚刚出壳，一条小鱼准确无误地放到雏鸟的嘴里；刚刚飞来的一只苍鹭没捉到鱼，嘴里也没闲着，正把一段棍子递给正在筑巢的“工匠”；有几只苍鹭正在巢里孵蛋，专注而温良的模样令人顿生爱意；盘旋在周围的几只鸟，时而高空翻飞，时而低徊盘旋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应该是“哨兵”吧！

放眼望去，远处有绿毯一样的山坡，这是周湾人特意为苍鹭保留了一面坡，上面绿草如茵，平时不准任何人靠近，阳光好的时候，苍鹭在上面或追逐嬉戏，或引吭高歌，或展翅浴阳，好不惬意。

苍鹭在枝丫间错落有致地搭建大小不一的巢穴，像一座座小别墅，我好想知道它们有等级之分吗？有贵贱之界吗？它们是怎样在这么一个大家族里相处得其乐融融的，但是它们的世界我们不能贸然闯入，不好随意打扰。

我惊叹于它们井然有序的生活，心底油然生出对生命和大自然的敬意，同时怨恨自己的懒惰，在此工作十几年，几十里的路程，竟然没有来探望过这些可爱小生灵。

不是朋友的邀约，就会错过这美丽的遇见。

青山之中，三棵白皮松亲密相拥，形成一个巨大的树冠。

传说，早年周湾的后山寸草不生，贫瘠而荒凉，自从三棵白皮松齐刷刷地站在山坡上时，山开始绿了，树长起来了，各种花儿次第开放。村民们每逢初一十五争相焚香祭拜心中的神树。

百年来，白皮松顶着酷暑烈日，冒着风雪严寒，苍劲茁壮，坚守一方水土，许是为了等候苍鹭的到来。终于有一天，庞大的树冠像一个温暖的怀抱吸引了这群小精灵，“神树”招来了祥鸟，从而造就一个美丽而温馨的世界。

白皮松苍翠健壮，苍鹭生生不息，与周湾村相伴了数百年。

自从来了苍鹭，这地方风调雨顺，年年的庄稼长势喜人，收成仓满囤满，人们善良地认为这是白皮松和苍鹭带来的好兆头、好年景。所以，周湾人护树爱鸟，人鸟和谐相处。

前些年，有些不法分子，把罪恶之手伸向无辜的苍鹭，苍鹭曾多次遭到偷盗，50多只小生灵流向餐桌。生存下来的受到惊吓的苍鹭，也逃得没有踪影。

周湾人在愤恨、焦虑、担心中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冬天。春天来了，山间回荡高亢嘹亮的叫声，白皮松上的苍鹭妖娆起舞。看到它们又在白皮松上筑巢安家，人们奔走相告，争相观看，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欣喜。

从此，周湾人上至古稀老人，下至懵懂孩童，自觉地担起护鸟的责任。只要是陌生人靠近白皮松，靠近苍鹭，就仔细盘问。

周湾人爱鸟的故事在当地传为佳话。

那苍鹭吃什么呀？

朋友指了指远处的河流，吃泥鳅，吃鱼呀！

汤汤河水环绕山下蜿蜒流向远方，明净澄澈。村民说，政府为了保持水源洁净，保证鱼儿的生存环境，以供苍鹭有充足的食物，禁止在附近开采矿山，污染水源。村里成立了保洁队伍，清洁河道卫生，为苍鹭创造美丽而洁净的生态家园和生活空间。

朋友说，每年的春夏季，常常看见一两只苍鹭在洛河的河滩上觅食，大多时候它都是一动不动地站着，让人很纳闷。一查资料才恍然大悟，苍鹭抓鱼时总是静静地站在某个高处，等待鱼聚拢在一起，放松了警惕，才稳、准、狠地美餐一回。据说苍鹭丝毫没有贪欲的习惯，吃饱了，纵有美味佳肴都不为之所动。这一点上，人是比不上苍鹭的。

苍鹭是南方的水鸟，应该生活在温暖南方，在灌木丛里谈情说爱，在柔软的沼泽地追逐嬉戏，在秀气的山峦生儿育女，它不辞劳苦，长途跋涉来到洛南，秋去春来，从不爽约，也许因为这里有白皮松温暖的怀抱，有青山绿水的滋养，有喜爱它的纯朴善良的乡民。总之，它来了，一住就是百年，和这方水土结下不解之缘。

商洛山

（总第2336期）

刊头摄影　刘发善

脱麦子

陈宏哲

麦子收割后，眼眉当下的任务就是脱麦子。

电工接好电源线，把闸刀一推，脱粒机就轰隆隆响，如洪水般咆哮，十几个男人女人围着它，在烟尘雾罩中开始了紧张有序的脱麦工作。

机口前站着一两个喂麦人，其中一人必为男主人，他们负责把连秆带穗的小麦“喂到”脱粒机里。喂麦人的数量根据脱粒机的大小而定，小型脱粒机一个喂麦人就能搞定，大型脱粒机两个人喂麦子都忙不过来。成捆的、摆放整齐的小麦最容易喂，听着脱粒机“呜——”的一声巨响，麦子就顺着机口转到机肚子里了，麦粒顺着出粒口，欢快地蹦跶，麦秆裹挟着能量，沿抛物线跌落在脱粒机屁股后，个别麦秆还能一飞冲天，如箭般直指苍穹。

脱粒机右侧有出粒口，那是女主人的阵地，她要用簸箕忙碌地接麦粒，等活蹦乱跳的麦粒自来水般流满簸箕，女主人喜滋滋地把满簸箕的麦粒倒进竹笼里，待竹笼倒满了，就提过去倒在苇席或彩条布上，然后重复着这一相同工作。

脱粒机屁股后挑麦秆至少需要四个人，分为“一挑”“二挑”“三挑”“四挑”。麦秆从脱粒机里喷出来时，夹杂有大量麦粒，“一挑”要用长木叉把麦秆高高挑起，翻上几遍，腾出麦粒后，送到“二挑”面前，如果不尽力，麦粒就会夹裹在麦秆里，所以“一挑”尤为关键，一般是由主家的人亲自承担。“二挑”和“三挑”职责是向后面挑运麦秆，只需出点力气就行。“四挑”是给搭麦秸垛的人打下手的，专门帮其运送麦秆。刚开始搭垛时，“四挑”把麦秆挑到搭垛人脚下就行了，随着麦秸垛逐渐升高，“四挑”则需爬上梯子，把满满一铁叉的麦秆顶到垛顶部最高处。

脱麦子时，要先挑一个会搭麦秸垛的人。搭垛是眼色活，一般人都能胜任，但村子里就数张大伯垛搭得最好，看起来鼓敦敦的，既漂亮又结实。他双脚不停地踢着麦秆，手中钢叉来回拨弄着，不一会儿，一个蘑菇状的麦秸垛初显模型。中场休息时，主人拿出啤酒饮料，招呼帮忙者，搭垛人也不下垛，就坐在垛顶上喝，等麦子快要脱完时，一个金灿灿的麦秸垛就成形了。麦秸垛越大，代表主人收的麦子越多。听见有人夸奖自家麦秸垛大，主人一定笑眯眯的，烟也发得更勤了。

男孩子们都希望能亲自把小麦喂进脱粒机，但喂麦子是危险活，不是闹着玩的。脱粒机曾“吃掉”撑住的一条胳膊，他成了独臂后，人们都直接喊他“没手”。因而，男孩子们都会趁大人不留意时，偷偷给机子里扔一撮麦子，然后像贼一样溜开。

脱粒机一响，整个农家小院就尘土飞扬，喂麦人离机口最近，需要戴着口罩喂麦，不然一场麦子脱下来，就变成真正的黑人了。脱粒机扬起的灰尘在半空中飘浮，屋外灰蒙蒙一片，就连树叶上、窗棂上、台阶上、花草上都是一层厚厚的积尘。只有下过一场雨，积尘才能全部消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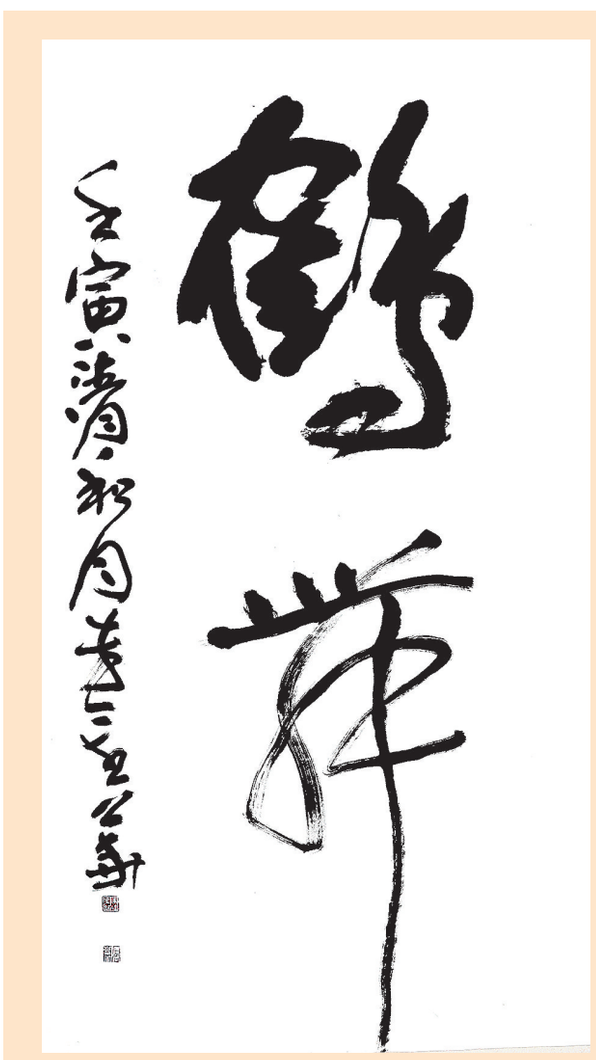
我曾经有个愿望：真正当一回喂麦人！想着自己能亲手把小麦喂进脱粒机，那该多爽啊！读小学时，我年龄小，慑于父亲的威严，始终没法实现这一愿望。初中时，家里脱麦子，我的主要任务是抱麦子，就是帮父亲把摞得较远的麦子抱到脱粒机口，还是没有喂麦子的机会。前几年，我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，每逢脱麦子时，父母亲只许我当“一挑”，坚决不允许我喂麦子，理由是嫌灰尘太大，嫌我缺乏喂麦经验，争执后无果。其实我知道，无论我多大岁数，在父母心目中永远都是孩子。

火麦连天，家家户户都盼望着早日脱完麦子，及时晾晒入库，所以麦子收割后那几天，脱粒机黑明连夜响个不停。忙完这一家，父母亲又换班去给另一家帮忙，如此循环。

脱麦子很苦，甚至比割麦子还要辛苦。母亲却说，前几十年没有脱粒机，一连枷一连枷地打麦子，一簸箕一簸箕地扬麦粒那才辛苦呢！不脱皮掉肉哪容易换来吃的？难怪小时候我掉一丁点馍渣，母亲总要数说我，非要我把馍渣捡起来方罢。

邻居大伯病了，大婶一个人收割完麦子，还要硬撑着去给邻居谝工。给我家脱麦子时，大婶坐在地上就瞌睡了，尿了一裤子她都不知道。儿时，我有次笑话大婶尿裤子，母亲叹口气说：“你大婶可怜，天天连轴转，三天三夜都没下套了！换成别人，一天都难撑下去！”然后一脸凝重地对我说：“你要争口气，好好念书，就不用受这苦了！”

好多年了，每次听到脱粒机的轰鸣声，我就想起了儿时脱麦子的情景，顿时倍感亲切！



《鹤舞》　书法　朱金华